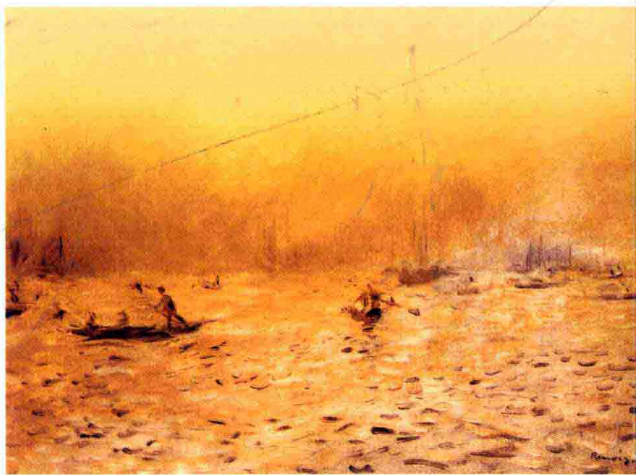


亨利·詹姆斯 著

主万 译



阿斯彭文稿

The Aspern Papers

Henry James

阿斯彭文稿

亨利·詹姆斯著 主万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斯彭文稿 / (美) 詹姆斯著; 主万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21-4143-2

I . 阿 ... II . ①詹 ... ②主 ... III . 中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5436 号

The Aspern Papers

Henry James

本书根据 The Great Short Novels of Henry James, Dial Press Inc.
New York, 1944 年版译出

特约策划: 李建云

责任编辑: 刘晶晶

封面设计: 高静芳

阿斯彭文稿

〔美〕亨利·詹姆斯 著

主万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92,000 插页 4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43-2/I · 3193 定价: 18.00 元



《阿斯彭文稿》执笔时的亨利·詹姆斯

我们在黑暗中工作，尽自己所能，竭自己所有。

困惑是我们的情感，而情感是我们的职责，余下的就是艺术癫狂。

——亨利·詹姆斯

The Aspern Papers

Henry James

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普雷斯特夫人。说实话，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的；因为整个这件事的富有成果的想法，就是她亲切友好地提出来的。后来，找出捷径，解决了难题的，也是她。一般说来，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该做的事情，采取自由开朗的看法，是不怎么容易的，然而她们有时却异常平静地抛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男人就不会有那样的设想。“干脆让她们把你当作房客接待进去。”我想，要是没有她的这种帮助，我就不会想出这个主意。当时我正在旁敲侧击，竭力想要施展妙计，琢磨着怎样才可以跟她们认识，这时候她提出了这个巧妙的意见：要跟她们认识，首先就得成为一个熟人。她对两位博尔德罗小姐的事情，知道得实际上并不比我多。说真的，我从英国带来的一些确凿无误的事实，都是她所不知道的。她们的姓

氏多年以前就跟本世纪一个最了不起的家族联系在一起。这时候，她们隐姓埋名，居住在威尼斯的一所幽静破败的老府第里，生活清苦，门庭冷落，而又难以接近。这就是我朋友对她们的实际印象。她本人已经在威尼斯居住了大约十五年，在那儿干过不少善事，不过她的乐善好施始终没有庇及这两个羞怯、神秘，而且不知怎么被人认为是不太体面的美国人。大家相信，除了跟法国人有某种较远的亲戚关系外——这从她们的姓氏上就显示出来了——她们长期寄居国外，丧失了民族的一切特性，她们既不要求人家的什么恩惠，也不希望引起人家注意。在她最初住到这儿来的那几年里，她曾经试图去看望她们，但是只见到小的那位。普雷斯特夫人总这样称呼那个侄女，虽然后来我才发现，就身材而言，其实她是她们两个当中比较高大的一位。当时她听说博尔德罗小姐患了病，疑心她生活贫困，于是到那所宅子去打算提供帮助，以免万一出现什么苦难，特别是万一美国人遭到什么苦难，她的良心上不至于感到内疚。

“小的那位”在地上铺着云石、顶上有着暗淡的横梁的那个宽大、阴冷、已经变得灰暗的威尼斯式 sala^①，也

① 意大利文，大厅，客厅。

就是宅子的正厅内接待她，甚至都没有请她坐下。这一点在我看来，相当叫人沮丧，因为我希望稳稳地待下。我把这种想法如实地对普雷斯特夫人说了。可是她却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啊，不过这有很大的不同。我准备去帮助她们，而你是要去请求她们帮助。如果她们显得高傲自负，那么你的地方可就站对了。”接着，她提出先领我去看看她们的宅子——邀我坐着她的凤尾船^①划到那儿去。我告诉她，我已经去瞧过六七次了，但我还是接受了她的邀请，因为在那个地方徘徊实在使我心旷神怡。我在英国的那位朋友，除了明确地告诉我她们收藏着那些文稿外，事先还把她们的宅子向我描摹了一番，因此我到达威尼斯后的第二天就上那个地方去过，一面留神地四下察看，一面考虑着我的“作战计划”。据我所知，杰弗里·阿斯彭始终就没有到过这所宅子，可是他的某种声音却似乎在一阵“逐渐消逝低微下去的调子”^②中委婉含蓄地在

① 凤尾船系意大利威尼斯所特有的平底狭长小船，两头翘起，有时中间有一个小客舱，一般由站在船尾面向前的单个划手划动。

② 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第一幕第一场开头第一行至第四行：“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管奏下去，好让爱情因为过饱噎塞而死。又奏起这个乐曲来了！它有一种逐渐消逝低微下去的调子。”鉴于本篇小说的来源与英国诗人（转下页）

那儿萦回。

普雷斯特夫人对文稿的事一无所知，但对我的好奇心却充满兴趣，她对朋友们的欢乐与悲伤一向都是这样。我们乘坐她的凤尾船前去，待在那个惹人喜爱的船篷内往前滑行，灿烂的威尼斯风光呈现在两边活动的船窗之外，这时我才看出来，我的热切的心情使她感到十分有趣，而且她还认为，我对自己可能夺得的“战利品”的兴趣，是偏执狂的一个典型的病例。“人家会以为，你指望从这件事里得到宇宙之谜的答案呢，”她说。我不接受这种指责，只回答说，如果我不得不在那项宝贵的解答和一束杰弗里·阿斯彭的书简之间作出抉择，那么，说真的，我很清楚哪一件在我看来会有更大的好处。她试图贬低阿斯彭的才华，而我也没有尽力去为他辩护。一个人是不为自己的神明辩护的——一个人的神明自身就是一种辩护。再说，今天，经过一个漫长的、比较晦暗的时期以后，他正高悬在我们文学的

（接上页）雪莱（1792—1822）有关，作者可能也想到了雪莱的那首抒情诗《给——》（1821）：

温柔的歌声已经消逝，
乐音仍在记忆里萦回，
紫罗兰花，虽然枯萎，
意识中尚存留着芳菲。

天空，让整个世界景仰；他是我们前行所凭借的那片光明的一部分。我只是含蓄地说，他无疑不是一位妇女的诗人。对这句话，她颇为中肯地回答说，他至少是博尔德罗小姐的诗人。就我来说，奇怪的是，在英国发现她居然还活在世上。那就好像有人告诉我西登斯夫人^①、卡罗琳王后^②或是那位著名的汉密尔顿夫人^③还活在世上一样，因为在我看来，她属于早已逝去的一代人。“哟，她一定年纪非常大了，至少也有一百岁，”我曾经这么说，可是等考虑到具体年份，我又看出来，她并不一定就远远超出常人的寿命。尽管如此，她年纪反正很大，她跟杰弗里·阿斯彭的关系是她早年的事情。“这就是她的辩解，”普雷斯特夫人带着几分说教的口气说，然而又好像略微有点儿惭愧，因为她说了一句跟威尼斯的真正风气这么格格不入的话。仿佛一个女人爱上那位杰出的诗人，还需要什么辩解似的！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最才气横溢的才子——众所周知，在本世纪初的那些年头里，有才气的人实在很

-
- ① 西登斯夫人(1755—1831)，英国著名悲剧女演员。
② 卡罗琳王后(1768—1821)，英王乔治四世的王后。
③ 汉密尔顿夫人(1761—1815)，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的夫人，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情妇。

多——而且也是一个最和蔼、最英俊的人士。

那位侄女，据普雷斯特夫人说，年纪并不太大；她还大胆猜测说，也许她只是一个侄孙女。这很可能。我曾经从跟我一样崇拜阿斯彭的英国朋友约翰·坎姆诺那儿听说到有限的一点儿情况；除此之外，我对她们一无所知，而坎姆诺本人始终就没有见过这姑侄俩。正如我所说的，杰弗里·阿斯彭的才华已经得到世人的承认，但是坎姆诺和我对他最为钦佩。现在，公众都纷纷拥向他的圣堂，可是坎姆诺和我却自命是那座圣堂中指定的牧师。我们（我也就是这么想的）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为了纪念他，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而且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人了解他的一生。他没有什么害怕我们知道的隐私，因为他的真情实况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经过这样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所能感觉兴趣、想要证实的，也就只是真情实况。他的早死可以说是他所享有的盛誉中唯一的美中不足之处，除非博尔德罗小姐手中的这些文稿会一反常情，显示出什么别的不足之处。大约在一八二五年，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曾经“虐待她”，正如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曾经以同样专横的方式“对待”其他几个女人，伦敦的民众就是这么说的。我

和坎姆诺对这些事情都展开了调查，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宣布，他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粗鄙无礼之处。也许，我对他的评价比我朋友对他的评价还要来得宽厚。说真的，在我看来，至少哪个人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也不能比他更规行矩步了。那种情况几乎始终充满困难和危险。说得放肆一些，他那时代的半数女子都向他扑来，而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尤其因为那还十分动人——意外事件，有些还是很严重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正如我对普雷斯特夫人所说的，就当前这个阶段来看，他不是一位“妇女的诗人”。可是一旦这个人自己的嗓音和他的诗歌融合在一起，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根据大家的证明，那是人们听到过的最为悦耳动听的嗓音。我头一次翻阅他的书简时，预先作出的评价当然是：“俄耳甫斯与巴克斯的女祭司。”^①几乎所有的女祭司都不讲道理，许多还叫人难以容忍。我觉得，他要比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能设想自己陷入任何该种困境当中的话——想方设法表现出的还来得亲切体贴一些。

① 根据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一位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巴克斯系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常指狂暴易怒的女人。

说来的确分外奇怪，而我也不打算花一定的篇幅来加以解释。尽管我们在所有那些其他的社会关系中和那些其他的调查研究方面，都不得不跟幽灵与遗骸、回声之回声打交道，但我们却把一直活到我们时代的那个唯一活生生的消息来源完全忽略了。我们以为，跟阿斯彭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已不在人世；我们没有能注视着他曾注视过的一双眼睛，也没有能在他的手接触过的任何一只老人的手中感觉到一种遗留下来的触觉。尤其是可怜的博尔德罗小姐，给人的印象是早已死了，然而唯独她一个人活了下来。我们好几个月来一直感到惊讶，不知怎么没有早一点就找出她来。我们的主要解释是，她一直那么不引人注目。这个可怜的女人总的说来，也有理由这么做。不过，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竟然还可以这样彻底地隐姓埋名，这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是报纸、电报、照相和记者采访的时代。她也没费多少力气就做到了这一点——她并没有隐匿到一个人家发现不了的藏身之处，而是大胆地在一个任人观赏的城市中定居下来。叫她感到安稳无事的那个显而易见的秘诀就是，威尼斯市内比她珍奇得多的事物实在不胜枚举。而且，偶然的因素不知怎么也对她有利，这一

点，比如说，从一个事实上就显示出来了：普雷斯特夫人始终不曾对我提起过她的姓名，尽管五年以前，我在威尼斯消磨过三个星期——可以说是就在她的眼皮底下。说真的，我的朋友对随便哪个人都不大提到她的姓名，似乎已经差不多忘了她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当然，普雷斯特夫人不像一个编辑那样神经过敏。同时，说这个老妇人住在国外，也不能作为她躲过我们注意的一种解释，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曾经使我们一再——不只是通过往来信件，而且是通过亲自调查——前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算阿斯彭留在英国的那些重要的岁月，在他那过于短暂的一生中，有那么许多年就在上面这些国家中度过。我们欣然地想到，在我们发表的资料中——我想有些人如今认为，我们在这些资料中言过其实——我们只是顺带地并且极为审慎地提到了博尔德罗小姐的那层关系。说来奇怪，即便我们掌握了这个材料——我们过去常常感到纳闷，不知这个材料究竟怎么样了——那也会是最不容易处理好的插曲。

凤尾船停了下来，那座古老的府第就在眼前。这类大宅子就连在极端破败的情况下，在威尼斯也享有府第这个气派的名称。“多么壮丽啊！它是浅灰与粉红两种

颜色的！”我的同伴大声说。这也是对这所府第最概括的描述。它并不特别古老，只不过造了两三百年，有着一一种与其说是衰败，不如说是无声无臭、消沉沮丧的气象，仿佛它已经失去它那风光显赫的时日。可是它的宽阔的正面和 piano nobile^①，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一层楼上从一头到另一头的一座石造阳台，加上各不相同的壁柱和拱门，的确颇有建筑上的特色。多少年来一直覆盖着它的外部的灰泥，在四月的这天下午呈现出一片玫瑰红色。这座府第俯瞰着一条十分凄凉、相当冷落的运河，两边都有一条狭窄的 riva，也就是便道。“没有砖砌的山形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普雷斯特夫人说，“不过这个犄角早先在我看来，荷兰的风味要多于意大利的风味，比较像阿姆斯特丹^②的宅子，而不太像威尼斯的。这所宅子出于自身的一些原因，整洁得出奇。也许你可以步行从它旁边走过，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人曾经想这么做。它跟新教徒的礼拜天一样消极^③——就它的地点而言。也许大家害怕这两位博尔德罗小姐。

① 意大利文，意为“最重要的一层楼”，在欧洲一般指二楼。

② 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

③ 那时很多人认为天主教教会业已腐败，新教徒则十分虔诚，严格遵守休息日的种种规矩，所以这么说。

大概她们有着女巫的名声。”

我忘了我对这句话是怎么回答的——当时我正专心致志地想着两桩别的事儿。第一件是，如果这个老妇人住在这么一所气象堂皇的大宅子里，她的生活就不可能怎样凄惨，因此也就不会偶然动心想要出租两三间屋子。我把这层顾虑向普雷斯特夫人说了，她给了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如果她不住在一所大宅子里，她怎么会有多余的房间呢？如果她的住处不是十分宽敞，那你也就找不出理由去接近她了。再说，在这儿，特别是在这个 quartier perdu^①，一所大宅子压根儿就算不了什么。它跟一贫如洗完全没有什么抵触。只要你不怕麻烦地前去寻找，每年出五先令就可以租下一所破旧的老 palazzi^②。至于住在里面的人——不，在你像我这样，在社交方面彻底摸清了威尼斯的情况之前，你根本想象不出他们家里的凄凉景象。他们无依无靠地生活，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依靠了来维持生活。”我想到的另一件事儿，跟一堵没有门窗的大墙联系在一起。这堵大墙似乎把宅子一侧的一大片地隔绝开来。我说墙

① 法文，偏僻的地区。

② 意大利文，府第。